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十八回 勸墮節翁姑齊屈膝 諧好事媒灼得甜頭

當下苟才一面叫船上人剪好煙燈，通好煙槍，和芬臣兩個對躺下來，先說些別樣閒話。苟才的談鋒，本來沒有一定。碰了他心事不寧的時候，就是和他相對終日，他也只默默無言；若是遇了他高興頭上，那就滔滔汨汨，詞源不竭的了。他盤算了一天一夜，得了一個妙計，以為非但得差，就是得缺升官，也就是在此一舉的了。今天邀了芬臣來，就是要商量一個行這妙法的線索。大凡一個人心裡想到得意之處，雖是未曾成事，他那心中一定打算這件事情一成之後，便當如何佈置，如何享用，如何酬恩，如何報怨，越想越遠，就忘了這件事未曾成功，好像已經成了功的一般。世上癡人，每每如此，也不必細細表他。單表苟才原是癡人一流，他的心中，此時已經無限得意，因此對著芬臣，東拉西扯，無話不談。芬臣見他說了半天，仍然不曾說到正題上去，忍耐不住，因問道：「大人今天約到此地，想是有甚正事賜教？」苟才道：「正是。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閣下商量，務乞助我一臂之力，將來一定重重的酬謝！」芬臣道：「大人委辦的事，倘是卑職辦得到的，無有不盡力報效。此刻事情還沒辦，又何必先說酬謝呢。先請示是一件甚麼事情？」苟才便附到他耳邊去，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。芬臣聽了，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。這件事如果辦成了功，不到兩三年，說不定也陳臬開藩的了。因說道：「事情是一件好事，不知大人可曾預備了人？」苟才道：「不預備了，怎好冒昧奉托。」又附著耳，悄悄的說了幾句。又道：「咱們是骨肉至親，所以直說了，千萬不要告訴外人！」芬臣道：「卑職自當效力。但恐怕卑職一個人辦不過來，不免還要走內線。」苟才道：「只求事情成功，但憑大才調度就是了。」芬臣見他不省，只得直說道：「走了內線，恐怕不免要多少點綴些。雖然用不著也說不定，但卑職不能不聲明在前。」苟才道：「這個自然是不可少的，從來說欲成大事者，不惜小費啊。」兩個談完了這一段正事，苟才便叫把酒菜拿上來，兩個人一面對酌，一面談天，倒是一個靜局。等飲到興盡，已是四點多鐘，兩個又叫船戶，仍放到問柳登岸。苟才再三叮囑，務乞鼎力，一有好消息，望即刻給我個信。芬臣一一答應。方才各自上轎分路而別。

苟才回到公館，心中上下打算。一會兒又想發作，一會兒又想到萬一芬臣辦不到，我這裡冒冒失失的發作了，將來難以為情，不如且忍耐一兩天再說。從這天起，他便如油鍋上螞蟻一般，行坐不安。一連兩天，不見芬臣消息，便以上轎為由，去找芬臣探問。芬臣讓他到巡捕處坐下，悄悄說道：「卑職再三想過，我們到底說不上去；無奈去找了小跟班祁福，祁福是天天在身邊的，說起來希冀容易點。誰知那小子不受擡舉，他說是包可以成功，但是他要三千銀子，方才肯說。」苟才聽了，不覺一愕。慢慢的說道：「少點呢，未嘗不可以答應他；太多了，我如何拿得出！就是七拼八湊給了他，我的日子又怎生過呢！不如就費老哥的心，簡直的說上去罷。」芬臣道：「大人的事，卑職那有個不盡心之理。並且事成之後，大人步步高升，扶搖直上，還望大人栽培呢。但是我們說上去，得成功最好。萬一碰了，連彎都沒得轉，豈不是弄僵了麼。還是他們幫忙容易點，就是一下子碰了，他們意有所圖，不消大人吩咐，他們自會想法子再說上去。卑職這兩天所以不給大人回信的緣故，就因和那小子商量少點，無奈他絲毫不肯退讓。到底怎樣辦法？請大人的示。在卑職愚見，是不可惜這個小費，恐怕反誤了大事。」苟才聽了，默默尋思了一會道：「既如此，就答應了他罷。但必要事情成了，賞收了，才能給他呢。」芬臣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苟才便辭了回去。

又等了兩天，接到芬臣一封密信，說「事情已妥，帥座已經首肯。惟事不宜遲，因帥座急欲得人，以慰岑寂也」云云。苟才得信大喜，便匆匆回了個信，略謂「此等事亦當擇一黃吉日。況置辦奩具等，亦略須時日，當於十天之內辦妥」云云。打發去後，便到上房來，逕到臥室裡去，招呼苟太太也到屋子裡，悄悄的說道：「外頭是弄妥了，此刻趕緊要說破了。但是一層：必要依我的辦法，方才妥當，萬萬不能用強的。你可千萬牢記了我的說話，不要又動起火來，那就僵了。」苟太太道：「這個我知道。」便叫小丫頭去請少奶奶來。一會兒，少奶奶來了，照常請安侍立。苟太太無中生有的找些閒話來說兩句，一面支使開小丫頭。再說不到幾句話，自己也走出房外去了。房中只剩了翁媳二人，苟才忽然間立起來，對著少奶奶雙膝跪下。

這一下子，把個少奶奶嚇的昏了！不知是何事故，自己跪下也不是，站著又不是，走開又不是，當了面又不是，背轉身又不是，又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苟才更磕下頭去道：「賢媳，求你救我一命！」少奶奶見此情形，猛然想起莫非他不懷好意，要學那新臺故事。想到這裡，心中十分著急。要想走出去，怎奈他跪在當路，在他身邊走過時，萬一被他纏住，豈不是更不成事體。急到無可如何，便顫聲叫了一聲：「婆婆。」苟太太本在門外，並未遠去，聽得叫，便一步跨了進去。大少奶奶正要說話，誰知他進得門來，翻身把門關上，走到苟才身邊，也對著少奶奶「撲咚」一聲雙膝跪下。少奶奶又是一驚，這才忙忙對跪下來道：「公公婆婆有甚麼事，快請起來說。」苟太太道：「沒有甚麼話，只求賢媳救我兩個的命！」少奶奶道：「公公婆婆有甚差事，只管吩咐。快請起來！這總不成個樣子！」苟才道：「求賢媳先答應了，肯救我一家性命，我兩個才敢起來。」少奶奶道：「公公婆婆的命令，媳婦怎敢不遵！」苟才夫婦兩個，方才站了起來。苟太太一面攙起了少奶奶，捺他坐下，苟才也湊近一步坐下，倒弄得少奶奶踟躕不安起來。

苟才道：「自從你男人得病之後，遷延了半年，醫藥之費，化了幾千。得他好了倒也罷了，無奈又死了。唉！難為賢媳青年守寡！但得我差使好呢，倒也不必說他了，無端的又把差使弄掉了。我有差使的時候，已是寅支卯糧的了；此刻沒了差使才得幾個月，已經弄得百孔千瘡，背了一身虧累。家中親丁雖然不多，然而窮苦親戚弄了一大窩子，這是賢媳知道的。你說再沒差使，叫我以後的日子怎生得過！所以求賢媳救我一救！」少奶奶當是一件甚麼事，苟才說話時，便拉長了耳朵去聽。聽他說頭一段自己丈夫病死的話，不覺撲簌簌的淚落不止。聽他說到訴窮一段，覺得莫名其妙，自己一家人，何以忽然訴起窮來！聽到末後一段，心裡覺得奇怪，莫不是要我代他謀差使！這件事我如何會辦呢。聽完了便道：「媳婦一個弱女子，能辦得了甚麼事！就是辦得到的，也要公公說出個辦法來，媳婦才可以照辦。」

苟才向妻子丟個眼色，苟太太會意，走近少奶奶身邊，猝然把少奶奶捺住，苟才正對了少奶奶，又跪下去。嚇得少奶奶要起身時，卻早被苟太太捺住了。況且苟太太也順勢跪下，兩隻手抱住了少奶奶雙膝。苟才卻摘下帽子，放在地下，然後&~GENLM;的&~GENLM;的，碰了三個響頭。原來本朝制度，見了皇帝，是要免冠叩首的，所以在旗的仕宦人家，遇了元旦祭祖，也免冠叩首，以表敬意。除此之外，隨便對了甚麼人，也沒有行這個大禮的。所以當下少奶奶一見如此，自己又動彈不得，便顫聲道：「公公這是甚麼事？可不要折死兒媳啊！」苟才道：「我此刻明告訴了媳婦，望媳婦大發慈悲，救我一救！這件事除了媳婦，沒有第二個可做的。」少奶奶急道：「你兩位老人家怎樣啊？那怕要媳婦死，媳婦也去死，媳婦就遵命去死就是了！總得要起來好好的說啊。」苟才仍是跪著不動道：「這裡的大帥，前個月沒了個姨太太，心中十分不樂，常對人說，怎生再得一個佳人，方才快活。我想媳婦生就的沈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大帥見了，一定歡喜的，所以我前兩天托人對大帥說定，將媳婦送去給他做了姨太太，大帥已經答應下來。務乞媳婦屈節順從，這便是救我一家性命了。」少奶奶聽了這幾句話，猶如天雷擊頂一般，頭上「轟」的響了一聲，兩眼頓時漆黑，身子冷了半截，四肢登時麻木起來；歇了半晌方定，不覺抽抽咽咽的哭起來。苟才還只在地下磕頭。少奶奶起先見兩老對他下跪，心中著實驚慌不安，及至聽了這話，倒不以為意了。苟才只管磕頭，少奶奶只管哭，猶如沒有看見一般。苟太太扶著少奶奶的雙膝勸道：「媳婦不要傷心。求你看我死兒子的臉，委屈點救我們一家，便是我那死兒子，在地底下也感激你的大恩啊！」少奶奶聽到這裡，索性放聲大哭起來。一面哭，一面說：「天啊，我的命好苦啊！爸爸啊，你撇得我好苦啊！」苟才聽了，在地下又&~GENLM;的&~GENLM;的碰起頭來，雙眼垂淚道：「媳婦啊！這件事辦的原是我的不是；但是此刻已經說了上去，萬難挽回的了，無論怎樣，總求媳婦委屈點，將就下去。」

此時少奶奶哭訴之聲，早被門外的丫頭、老媽子聽見，推了推房門，是關著的，只得都伏在窗外偷聽。有個尋著窗縫往裡張

的，看見少奶奶坐著，老爺、太太都跪著，不覺好笑，暗暗招手，叫別個來看。內中有個有年紀的老媽子，恐怕是鬧了甚麼事，便到後頭去請姨媽出來解勸。姨媽聽說，也莫名其妙，只得跟到前面來，叩了叩門道：「妹妹開門！甚麼事啊？」苟太太聽得是姨媽聲音，便起來開門。苟才也只得站了起來。少奶奶兀自哭個不止。姨媽跨進來便問道：「你們這是唱的甚麼戲啊？」苟太太一面仍關上門，一面請姨媽坐下，一面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的告訴了一遍。又道：「這都是天殺的在外頭幹下來的事，我一點也不曉得；我要是早點知道，哪裡肯由得他去幹！此刻事已如此，只有委屈我的媳婦就是了。」姨媽沉吟道：「這件事怕不是我們做官人家所做的罷。」苟才道：「我豈不知道！但是一時糊塗，已經做了出去，如果媳婦一定不答應，那就不好說了。大人先生的事情，豈可以和他取笑！答應了他，送不出人來，萬一他動了氣，說我拿他開心，做上司的要抓我們的錯處容易得很，不難栽上一個罪名，拿來參了，那才糟糕到底呢！」說著，歎了一口氣。姨媽看見房門關著，便道：「你們真幹的好事！大白天的把個房門關上，好看呢！」苟太太聽說，便開了房門。當下四個人相對，默默無言。丫頭們便進來伺候，裝煙啣茶。少奶奶看見開了門，站起來只向姨媽告辭了一聲，便揚長的去了。

苟太太對苟才道：「幹他不下來，這便怎樣？」苟才道：「還得請姨媽去勸勸他，他向來聽姨媽說話的。」說罷，向姨媽請了一個安道：「諸事拜托了。」姨媽道：「你們幹得好事，卻要我去勸！這是各人的志向，如果他立志不肯，又怎樣呢？我可不敢耽這個干係。」苟才道：「這件事，他如果一定不肯，認真於我功名有礙的。還得姨媽費心。我此刻出去，還有別的事呢。」說罷，便叫預備轎子，一面又央及了姨媽幾句。姨媽只得答應了。苟才便出來上轎，吩咐到票號裡去。

且說這票號生意，專代人家匯劃銀錢及寄頓銀錢的。凡是這些票號，都是西幫所開。這裡頭的人最是勢利，只要你有二錢銀子存在他那裡，他見了你時，便老爺咧、大人咧，叫得應天響；你若是欠上他一釐銀子，他向你討起來，你沒得還他，看他那副面目，就是你反叫他老爺、大人，他也不理你呢。當時苟才雖說是撤了差窮了，然而還有幾百兩銀子存在一家票號裡。這天前去，本是要和他別有商量的。票號裡的當手姓多，叫多祝三，見苟才到了，便親自迎了出來，讓到客座裡請坐。一面招呼煙茶，一面說：「大人好幾天沒請過來了，公事忙？」苟才道：「差也撤了，還忙甚麼！窮忙罷咧。」多祝三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！看你老人家的氣色，紅光滿面，還怕不馬上就有差使，不定還放缺呢。小號這裡總得求大人照應照應。」苟才道：「咱們不說閒話。我今日來要和你商量，借一萬兩銀子；利息呢，一分也罷，八釐也罷，左右我半年之內，就要還的。」多祝三道：「小號的錢，大人要用，只管拿去好了，還甚麼利不利；但是上前天才把今年派著的外國賠款，墊解到上海，今天又承解了一筆京款，藩臺那邊的存款，又提了好些去，一時之間，恐怕調動不轉呢。」苟才道：「你是知道我的，向來不肯亂花錢。頭回存在寶號的幾萬，不是為這個功名，甚麼查辦不查辦，我也不至於盡情提了去，只剩下幾百零頭，今天也不必和你商量的。因為我的一個丫頭，要送給大帥做姨太太，由文巡廳解芬臣解大老爺做的媒人，一切都說妥了。你想給大帥的，與給別人的又自不同，咱們老實的話，我也望他進去之後，和我做一個內線，所以這一分妝奩，是萬不能不從豐的。我打算賠個二萬，無奈自己只有一萬，才來和你商量。寶號既然不便，我到別處張羅就是了。」苟才說這番話時，祝三已拉長了耳朵去聽。聽完了，忙道：「不，因為這兩天，東家派了一個伙計來查帳。大人的明見，做晚的雖然在這裡當手，然而他是東家特派來的人，既在這裡，做晚的凡事不能不和他商量商量。他此刻出去了，等他回來，做晚的和他說一聲，先盡了我的道理，想來總可以辦得到的；辦到了，給大人送來。」苟才道：「那麼，行不行你給我一個回信，好待我到別處去張羅。」祝三一連答應了無數的「是」字，苟才自上轎回去。

那多祝三送過苟才之後，也坐了轎子，飛忙到解芬臣公館裡來。原來那解芬臣自受了苟才所托之後，不過沒有機會進言，何嘗托甚麼小跟班。不過遇了他來討回信，順口把這句話搪塞他，也就順便許他幾文用用罷了。在芬臣當日，不過詐得著最好，詐不著也就罷了。誰知苟才那廝，心急如焚，一詐就著。芬臣越發上緊，因為辦成了，可以撈他三千；又是小跟班扛的名氣，自己又還送了交情，所以日夕在那裡體察動靜。那天他正到簽押房裡要回公事，才揭起門簾，只見大帥拿一張紙片往桌子上一丟，重重的歎了一口氣。芬臣回公事時，便偷眼去瞧那紙片，原來不是別的，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兒。芬臣心中暗喜。回過了公事，仍舊垂手站立。大帥道：「還有甚麼事？」芬臣道：「苟道苟某人，他聽說五姨太太過了，很代大帥傷心。因為大帥不叫外人知道，所以不敢說起。」大帥拿眼睛看了芬臣一眼，道：「那也值得一回。」芬臣道：「苟道還說已經替大帥物色著一個人，因為未曾請示，不敢冒昧送進來。」大帥道：「這倒費他的心。但不知生得怎樣？」芬臣道：「倘不是絕色的，苟道未必在心。」這位大帥，本是個色中餓鬼，上房裡的大丫頭，凡是稍為生得乾淨點的，他總有點不乾不淨的事幹下去，此刻聽得是個絕色，如何不歡喜？便道：「那麼你和他說，叫他送進來就是了。」芬臣應了兩個「是」字，退了出去，便給信與苟才。此時正在盤算那三千頭，可以穩到手了。

正在出神之際，忽然家人報說票號裡的多老辦來了，芬臣便出去會他。先說了幾句照例的套話，祝三便說道：「聽說解老爺代大帥做了個好媒人。這媒人做得好，將來姨太太對了大帥的勁兒，媒人也要有好處的呢。我看謝媒的禮，少不了一個缺。應得先給解老爺道個喜。」說罷，連連作揖。芬臣聽了，吃了一驚。一面還禮不迭，一面暗想，這件事除了我和大帥及苟觀察之外，再沒有第四個人知道。我回這話時，並且旁邊的家人也沒有一個，他卻從何得知呢。因問道：「你在那裡聽來的？好快的消息！」祝三道：「姨太太還是苟大人那邊的人呢，如何瞞得了我！」芬臣是個極機警的人，一聞此語，早已了然胸中。因說道：「我是媒人，尚且可望得缺，苟大人應該怎樣呢？你和苟大人道了喜沒有？」祝三道：「沒有呢。因為解老爺這邊順路，所以先到這邊來。」芬臣正色道：「苟大人這回只怕官運通了，前回的參案參他不動，此刻又遇了這麼個機會。那女子長得實在好，大帥一定得意的。」祝三聽了，敷衍了幾句，辭了出來，坐上轎子，飛也似的回到號裡，打了一張一萬兩的票子，親自送給苟才。

正是：奸刁市儈眼一孔，勢利人情紙半張。未知祝三送了銀票與苟才之後，還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